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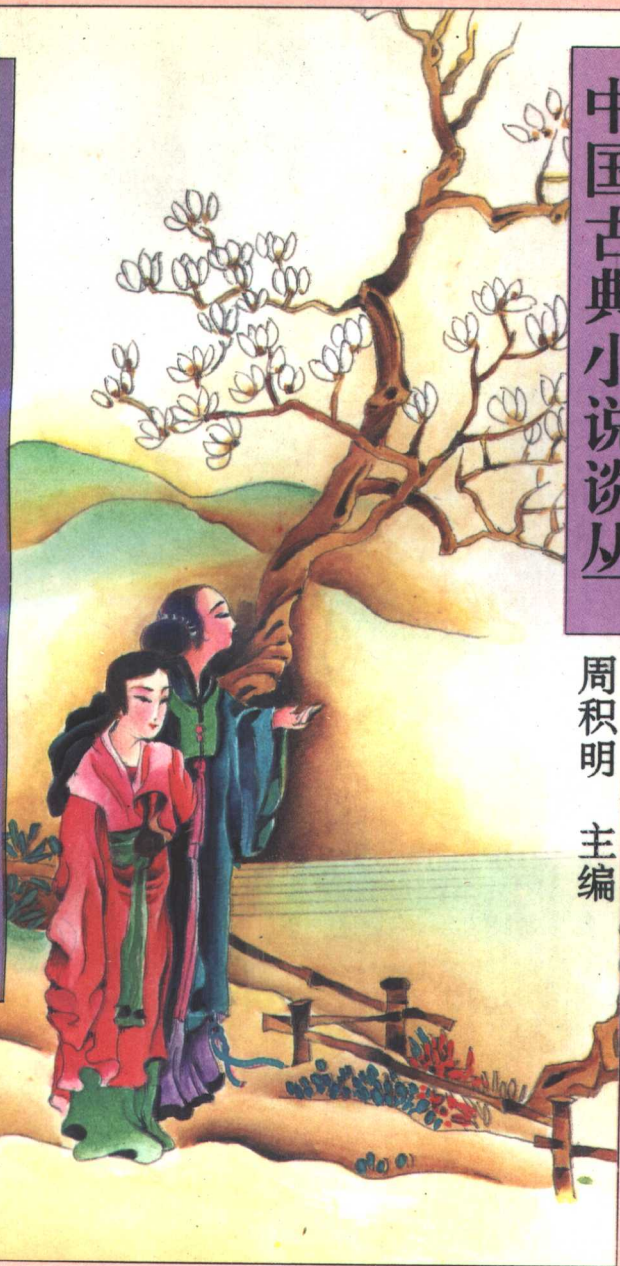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世态人情说话本

欧阳修

华中理工



I207.41
24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世态人情说话本

欧阳代发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26126

(鄂)新登字第 10 号

世本人情说话本

欧阳代发

责任编辑 杨鸥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 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68 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609-0929-9/G·94

定价: 7.6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市民文艺“说话”基础上产生的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形式，其特色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本书即是从世态人情这一角度切入，谈官场罪恶、士子心态、世态炎凉、市井风俗，谈爱情婚姻、人生悲欢、人性觉醒、生死追求。对每一题，既作点的深入，挖掘所涉及的各话本中的思想内蕴和独特价值；又作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美学等多方面生发开去，随意畅谈，涉笔成趣，自由论析。力求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以轻松灵活的笔调，写出新意，给人以启发。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众，此种情形中外皆然。中国的小说时代开启于明清，当时的人们，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以一种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说的问世：《三国演义》书成，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草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备，备亦不能悉读，而独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至《列国》、《三国》，则尤家置一编，虽妇人女子，略识之无者，且时时偷针黹余闲，团坐老幼，以曼声演说之，为消遣计”（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浒传》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严复因此断言：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古典小说起有经、史、子、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前代的文化遗存，中国古典小说能

挟“不可思议之力”进入中华文化发展的纵向链条之中，重要的动力还是在于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

所谓文本读解，即用当代语言翻译出古典文学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意义，其实质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力、情感与趣味的深处发掘古典精神。在后人的读解中，古典小说经历着一种意义的展衍、附加以至变形的过程。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旧的因子和新的创造，在读解活动中杂错交糅，赋予古典小说一种意义性的存在，它使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于当代文化，进入当代人的理性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表现为多种样式。评点、考证、评论、鉴赏、漫话、编选为其荦荦大者。不同型态的文本读解不仅使古典小说获得意义性张扬，而且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雅与俗绾结于一身。雅由此普及于并提高着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为雅。古典小说对读者的感应，也因文本解读而由潜在转为显在，由艰难转为浅易，由浅易转为深入。

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读解总是受制于那一时代的思维水平与文化氛围。宋人注杜诗，便随意穿凿附会；于是，“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种诠释方式使诗家“无景物”、“无字句”，杜诗的艺术之美遂不复存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杜诗据〉提要》）。50年代以来的古典小说读解因特殊的文化背

景而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各种形式的文本读解惯于以二元对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说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古典小说中纷繁多致的文学现象被片面地归纳为是揭露黑暗还是粉饰太平，是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还是反抗礼教，是正确进步还是错误反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恶的文本解读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肤浅谬误，但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时代风气制约着文本读解，读解者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也直接关系文本解读的水平。60年代前后的文学研究领域，由于过早的专业化训练，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眼界狭窄，趣味单调。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其文本读解也因此滞留于古典小说文学现象的浅表层次，缺少灵气、魅力与哲理性思考。

随着视界的日益澄清与渐益开阔深入，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开始突破昔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回归，从而在古典小说的意义阐释中开拓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广阔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就是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编撰的一套丛书，它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为此，它在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上一改传统思路，不再胶执于主题、背景、

形象、手法等文学史的老话题，而是以古典小说中的某一细节、某一人物、某一场景为“筌”，为“筏”，进而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诸方面生发开，在纵横开阖、无格可循的“书里”、“书外”之谈中，抒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文化内涵。在这样一种作文法中，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治学套路不免困窘苍白，跳跃的思维、灵活的意念、开阔的视野、机敏的感悟则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尽管，囿于学识和功力，本丛书还存在诸多未臻精妙之处，但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有意识地借助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典小说。对于时下的文化史研究来说，它亦不无扩宽视界、别开生面的补益之效。而这一点，正是笔者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本丛书编撰同仁和衷共济、勉力于写作的潜在动力。

本丛书策划之初，曾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桑士显君热忱推动，今桑君英年早逝，人往风微，远想慨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参加丛书工作的各位编辑全力支持此套丛书的出版，从而使笔者以文化学眼光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构想最终形诸一本本独具神彩的文化品，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周积明

识于武昌水果湖寓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作者简介

欧阳代发，男，1942

年生，湖北天门人。文学硕士，湖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在《文学遗产》、《江海学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一捧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英雄豪杰话三國 (傅隆基)

世态人情说话本 (欧阳代发)

草莽龙蛇话水浒 (余大平)

花丛狐魅话聊斋 (盛瑞裕)

神魔怪话西游 (何锡章)

士人心态话儒林 (陈文新)

市井风月话金瓶 (邱胜威 王仁铭)

儿女情长话红楼 (子旭)

目 录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 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1)
- 二、说“话本”…………… (4)
- 三、古代小说新篇章…………… (10)
- 四、从“生眷属”到“鬼冤家”…………… (16)
- 五、周胜仙巧妙“自媒”…………… (21)
- 六、“小夫人”执著追求…………… (25)
- 七、敫桂英誓死报复…………… (28)
- 八、“春浓花艳佳人胆”…………… (35)
- 九、“快嘴”的悲剧…………… (39)
- 十、丈夫的权力…………… (44)
- 十一、“吃陈醋”与“吃新醋”…………… (49)
- 十二、“无后为大”的分量…………… (56)
- 十三、让皇帝戴“绿帽”…………… (63)
- 十四、“戏言”竟然成“巧祸”…………… (69)
- 十五、“养瘦马”与开人行…………… (75)
- 十六、换良心为黑心…………… (82)
- 十七、“官人与贼不争多”…………… (88)
- 十八、从白蛇精到白娘子…………… (95)

十九、从玩江楼到吊柳七·····	(101)
二十、谗言说透世相·····	(108)
二十一、幻想的幸福·····	(113)
二十二、现实的喜剧·····	(118)
二十三、“风流不及卖油人”·····	(122)
二十四、从一顿家常客饭说起·····	(127)
二十五、“商贾为第一等生业”·····	(133)
二十六、施润泽好心致富·····	(139)
二十七、“大胆天下去得”·····	(144)
二十八、“却教死父算生儿”·····	(150)
二十九、滕大尹弄鬼渔利·····	(157)
三十、“月下老人”牵错线·····	(163)
三十一、“乱点鸳鸯”结良缘·····	(170)
三十二、李莺莺公堂争婚·····	(176)
三十三、婚恋观念的变化·····	(182)
三十四、“婚姻也只自商量”·····	(188)
三十五、“赔了夫人又折兵”·····	(194)
三十六、“无谎不成媒”·····	(200)
三十七、有才女子胜须眉·····	(207)
三十八、唐伯虎与晚明士风·····	(214)
三十九、“白镪有时科第有”·····	(221)
四十、“只愿文章中试官”·····	(226)
四十一、读书做官三部曲·····	(231)
四十二、登科士子的心态·····	(236)
四十三、假名士的脸有多厚·····	(242)
四十四、落魄秀才的窘态·····	(250)

四十五、王三巧被诱移情·····	(256)
四十六、邵氏的一念之差·····	(262)
四十七、贾秀才的通达·····	(268)
四十八、奇特的爱情故事·····	(274)
四十九、强赖婚与硬通情·····	(281)
五十、中国的“美狄亚”·····	(288)
后记·····	(294)

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笑花主人在为话本小说最著名的选本《今古奇观》作序时说，以冯梦龙“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真是一语概括了话本小说的主要特点。

《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所谓“人情”也就是人所具有的思想感情。何谓“世态”？《辞海》的解释是“人世间的情态”，其他辞书的解释也大体相同。顾名思义，“世态”也确实就是“世间的情态”，亦即社会现实的面貌。而“歧”是不同，“致”是极至。也就是说，话本小说本是深入反映现实社会纷纭变幻、状态各异的面貌，尽情抒写人生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复杂感情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到明代人情小说时，指出“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即宋人话本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林辰先生在《明末清初小说述林》中论中国古代小说，认为存在三大主流，即神话怪异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人情世态小说。他解释说：“所

谓人情世态小说，是和神话怪异小说相对而言，是直写人世、人事、人情的小说。”并引述了话本小说《照世杯序》中“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和《珍珠舶序》中“小说家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述一时民风之盛衰”来说明。可以说，作为“极摹人情世态之歧”的话本小说，不管是宋元话本还是明清拟话本，都是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描绘市民社会的真实面貌，表现市井众庶的思想感情、苦乐悲欢的，通过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图景，展现出当时的世态人情。话本小说实在是世态人情的风俗画、风情录。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都曾被称为“传奇”，传写奇事异闻是古代小说的传统。许多话本小说也都标示“奇”以吸引人，如《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书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写“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但是，话本小说与文言志怪小说记叙神鬼怪异不同，继承了宋人“说话”中“小说”一家“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的传统，特别注重反映现实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感情，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湣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得更简明：“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睡乡居士在《二刻

拍案惊奇序》中还批评说：“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记之事，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这些议论都清楚地揭示出，话本小说是要描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的“目前”“庸常”之事。

确实，打开话本小说，里面所描写的那些让我们“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冯梦龙《古今小说序》）之事和人，都是现实生活中平常可见的事，都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普通感情。这里面有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贪酷，科场的腐败；有平民百姓的被迫害，遭冤狱，他们对过安宁生活的热切渴望；有妇女的悲剧命运，奋勇抗争，她们对爱情婚姻的痴情追求；有行商坐贾在追逐利润，经营冒险；有世态炎凉，人情反复，勾心斗角；有戏言酿祸，媒人说谎，美人计诈骗；有节妇的一念之差，和尚的感情需要；有盗贼中的英豪，也有官场中的盗贼；有人中鬼，也有鬼中人；虽写神鬼，但藏装神弄鬼的心机；也写妖精，但具普通人的感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书所谈论的，正是话本小说所反映的世态人情，那茫茫俗世的众生相，这芸芸众生的世俗情。虽少有“图鬼魅”的神妙奇异、光怪陆离，但却多“图犬马”的真切描绘、动人深情，其中颇含人世的观察、人心的探测、生活的底蕴、人情的哀乐，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慢慢品味。

二、说“话本”

“话本”是宋元说话艺人用来表演说话艺术的底本，是适应城市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又在市民的热切欢迎中发展起来的。“话”在古代有一种意义是故事，至迟在隋代就已经通行，宋元明都沿用这一意义。隋侯白《启颜录》载：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才出省门，即逢素之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

这里的“说一个好话”，即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所以下面即是侯白讲“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的故事。“话”作故事讲，其实直到今天还用，如神话即神的故事，笑话即引人发笑的故事等。

“说话”连用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在宋代，“说话”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艺人讲故事被称为“说话”。孙楷第先生在《说话考》中说：“故事之腾于口说者，谓之‘话’；取此流传之故事而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艺此者，谓之‘说话人’。”

据宋代《都城纪胜》等书记载，宋代“说话”有